

第六讲 现阶段的苏联文学

本讲参考书：

1) Н.Н.托尔德诺娃. 在劳动与斗争中的现代英雄.“知识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

Н.Н.Торденова. Герои—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в труде и борьбе, изд. "Знание", М., 1957

2) Б.索洛维约夫. 我们时代的诗歌. 知识出版社. 1958年。

Б.Соловьев. Пoэзия наших дней, изд. "Знание", 1958.

3) Н.赫鲁晓夫. 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文汇报. 第104期, 1957年8月28日。

Н.Хрущев. За честную связь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 жизнью народа; "лит. газета" № 104 от 28 августа 1957 г.

4) Б.索洛维约夫. 真正的和伪装的勇敢. 文汇报第57期, 1957年5月14日

Б.Соловьев. Существо позитив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ит. газета" № 57 от 14 мая 1957 года.

讲授大纲：

1) 苏联共产党为争取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而斗争。

2) 现阶段的苏联文学。

3) 和文学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斗争。

1. 苏联共产党为争取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而斗争。

H.C.赫鲁晓夫在1956年党的第廿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报告中说，虽然在报刊、文学与艺术方面已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还是必须指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于生活，落后于现实，而这种现实比我国文艺所反映的不知要丰富多少倍。我的理由是：‘我们的某些作家和技术工作者是不是同实际生活联系得太罢了？’”（引自人民出版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廿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赫鲁晓夫——第130页）。

代表大会向苏联艺术活动家们提出一项任务：“我国的艺术和文学可能而且应当不仅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而且在艺术力量和艺术技巧方面，在全世界占第一位”（会上书第130页），坚决地批判了出版枯燥无味、粗制滥造的作品，批判了这一方面的庸俗和虚伪的现象。

廿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帮助作家们和个人崇拜的后果作斗争，以及积极地开展自己的活动。根据这个目的出版了一系列的、新的、大型的文学艺术杂志：涅瓦、青年、青年近卫军、苏维埃祖国、莫斯科，而且出版了文学的莫斯科，诗歌文集等。全国各州的作家协会开始出版很多的新杂志和年报。

所有的这一切对活跃文学活动有良好的影响。作家们开始更经常地注意当代的重大问题，更勇敢地揭露生活矛盾和冲突，扩大自己作品的主题。这表现在特写文学的活跃，这种体裁的巨匠有B·奥维奇金、B·金得里丘科夫、C·扎雷亚、A·尼洛夫、A·卡里宁、科洛索夫等。描写苏维埃现实的短篇小说的数量增加了。最后，创作了篇幅很多的散文作品，戏剧和诗歌方面也有不少的作品出现。

与此同时，个别作家的言论是有严重的错误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在国际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面前，特别是在匈牙利

第三十六讲

的反革命暴乱时期放松了警惕性。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利用苏联共产党第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对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鼓噪而造谣的挑衅，来作为向我们进攻的武器。但是，反动派不只限于报刊和无线电，或者像俄国右倾修正主义者叫喊和叫嚷，他们还使用了机枪和手榴弹。

残酷的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燃烧起来了，在如小人崇拜做斗争的借口下，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出现可修正主义者。某些不久以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作家突然拿起政治上的色盲症。他们在要求作家写“生活真美”时，竟然不加区别地对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和广大人民群众意识的伟大飞跃过程中两者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另外的一种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这种人在很干练的广场文中陷入了渺茫的水幕地，坐在这水幕地里，她看不清周围盛开的百花的国手和巨大的建筑物，反而认为全世界都像变成渺茫的水幕地而痛苦流涕和发愁。

有一个时候，某些苏联作家也丧失了革命的远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挑衅立场，而站在衰亡者的立场上。如作家尼·格拉登，她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我的个人的意见（1956年），作品的主人公是追求名利的人和官僚主义者。A·雅申也在这类主题上滑了一下，她的短篇小说稿件中的党的工作者被描写成毫无原则的冷酷的人。C·基尔森诺夫的诗作一个星期七天（1956）中，尤其是得到悲惨声誉的社会采夫的哀痛小说不仅在为了画册（1956）中也有这些错误。

这个小说是描写一个发明家洛巴金的命运，他费尽了努力才使自己的发明得到学者和苏联行政机关的公认。主题本身是可以采用的，因为，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事物一般是在和旧事物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为自己得到公认的权力的

斗争中产生的。要一下子看清新事物是不容易的，光怪常常遇到许多障碍，如保守主义、官僚主义、因循守旧及其他的人。

可是，作者犯了错误：他把自己主人公描写成为孤独的洛巴金与社会、组织、生活准则隔绝了。同时作者过于夸大了摆在发明家面前的困难，把苏联的行政机关和他的工作人員（兹洛斯托夫、舒季科夫、阿芙吉也夫描写成为攻不破的官僚主义的城墙。

作者力求推崇他的主人公——洛巴金，把他描写成为过分自负的人，一个失去了立足地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洛巴金在许多方面是近似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典型主人公的，他努力追求个人的事业，同时他所倚靠的只是自己的意志、力量和知识。在他的眼里，洛巴金是真正的英雄，他的行为是值得模仿的，而不是像他实际上写的那种浅薄、自负的人。

由于作者没有明确的立场，不能对所描写的現象予以明确的评价，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带给我们的危害多过于益处：“杜金采夫的书中，——H. C. 林鲁晓夫說，——也有一些地方是正确的，写得有力量，但是这本书的总方向根本是不正确的。读者感到，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清除他在生活中所发现的缺点并不关心，他在故意渲染缺点，对于缺点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林鲁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译文》1957年9月22日，第3页）

该篇小说里的力量配置本身也具有偏颇的性质。作者忘记了最主要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主要东西，我的社会里的那个个别地举出来的人就不可能貫彻自己的思想——他忘记了共产党、集体、人民，他是脱离了党、集体、人民来表现他的主人公的。作家的巨大失败是这种铁天生活真理的结果。

在某些苏维埃诗人心目中，生活琐事，次要的、偶然的

第三十九讲

东西，个别的缺点大过了苏维埃人的面貌，大过了现代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的广大天地。这出现在 M·柯里格尔的诗里，主要的东西里，这首诗把苏维埃人描写成有弊病百出的英雄主义的机械集合体。残酷地把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的过去时期（斯大林逝世以前时期）描写成漆黑的夜流。P·罗日捷斯科夫斯基在早晨一诗里以及 V·阿基姆在加里契一诗里都偏见地、歪曲地描写苏维埃人。

在青年近卫军杂志里及文蝶的莫斯科诗选里出现过不少忧郁的灰色诗，它们的编辑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容许着落后的趣味。

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发表了一系列错误的言论——如 K·西蒙诺夫在文学评论（1956年）里，C·叶普特在我的文学地理上一大里，以及 U·爱伦堡，K·巴乌斯多夫斯基等人。

党关心这些错误的言论，努力向社会各界说明它的缺点，帮助迷失方向的人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1952年3月13日赫鲁晓夫对艺术工作者对他们的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报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谈到艺术家是不是有权揭示生活中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说：

“文学艺术作品在真挚地描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时候，既要展示社会主义现实的积极的、光耀的和鲜明的一面——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也要反映砂铁美的批评以及对阻碍我们一往直前的消极现实的揭露和谴责。在生活中，在现实中，除了积极的东西以外还有消极的东西，杂草枝条鲜花生长在一起。对现实的反映就必须取决于作者。如果他站在党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真诚地愿意帮助人民建设新社会，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那末，这样的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就可以在工人、集体农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在个人人

的生活中，在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具体人员的生活中，找到十分优秀的范例，并且能够反击消极的东西，支持积极的东西，用鲜明的色彩把这种积极的东西真实地表现出来”（见上书，第4页）。

这样，党又一次地号召艺术家要更加勇敢地深入生活，但是同时必须坚决地站在共产主义的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这样的立场是和片面地、恶意地、不真实地描写苏维埃现实，和诽谤或者粉饰我们的生活现象，和谩骂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歪曲地描写这些制度都是不能相容的。“苏联人”，——赫鲁晓夫同志说，“反对像杜金采夫的小说不仅为了面子，这样本质上是诬蔑性的作品，同时也反对像‘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或‘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些粉饰的媚俗的影片。（见上书第4页）

在大会上、全会上和会议上；国内作家都拥护着这些鲜明的列宁主义原理，一致谴责了某些作家那发表的错误言论。文学评论界和文学史总结了四十年来苏联文学的发展情况。H·夏莫塔发表了关于苏联文学今后发展道路的正确意见：“如果在三十年代初A·H·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在作品中描写群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求的是各人的个人面貌，那末目前的大群众就更为复杂了：在文学中描写非常超群的个人的时期，地生活中的英雄和书本上的英雄混为一谈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到了深刻地去体验平凡的普通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建立过人民群众纪念碑的功勋的那样的英雄的时候了。共产主义不仅由英雄们来建设，当然更不是仅仅为了英雄们。共产主义只能是全民所拥护的，每一颗心所热爱的，每一个人的理智所能领会的社会制度。接近每一颗心，激发每一个人的智慧——这就是现代大群众的巨大复杂性和伟大的使命”。（H·夏莫塔，现代文学评论问题，文学报，第47期，1957年）

（4月18日）

2. 现阶段的苏联文学

近两年来出现了描写苏维埃现实的各种体裁的作品。这种活跃现象是与全国的总的经济高涨、与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的。此外，1957年乃是不平常的年份。在苏维埃国家的四十周年纪念以前，苏维埃艺术家，苏维埃作家也包括在内，都已尽力贡献于他们所有的一切优秀的作品。在最近两年中所创作的优秀作品中，有以下各种。在散文创作中有：乌克兰作家 M·A·斯捷里马赫的长篇小说人的血不是水，高加索作家穆赫达尔·阿斯卡德的小说姊妹们，西伯利亚作家 B·M·科拉夫尼科夫的长篇小说迎接朝霞，M·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除可这些作品之外，还应当举出已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称赞的作品——P·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征途中的战斗和 A·查科夫斯基的中篇小说一年的生活，B·斯米尔诺夫的小说世界发现，A·T·科洛诺夫的小说关于列宁的故事，C·B·沙尔达科夫的小说萨加斯基的山脉及其史。在诗歌方面的代表有：B·A·鲁高夫斯基的早晨·蓝色的春天，诗人 B·卡津的长诗伟大的剧作家，以及格鲁吉亚诗人 Г·B·达比什维利、乌克兰诗人 M·Ch·雷里斯基的诗集，C·B·赤哈尔科夫的寓言，A·苏尔科夫的集子和西方诗集。已写成的新剧本有：A·E·波柳热克——星星为什么微笑，Д·Д·依林——永久的泉源，柯塞群编的剧作家 M·吉谢因——卡尔斯贝尔及其史。

M·斯捷里马赫的长篇小说人的血不是水是一部受到评论家和读者好评的最光耀的作品。其中描写了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以及内战时期的事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极力想攫取政权，被谋刺，格特曼，斯科罗巴德斯基，弗兰

格尔斯舅舅把祖国批发地和零售地都出卖给了有关的外国集团了。在乌克兰本土上，到处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头目和帮头，匪徒们到外是横行霸道。

在这些条件下，乡村中一些优秀的人们，如毕西里·色道普里高拉、吉莫菲依·高里茨维特、斯维里达·米罗什尼琴科、斯捷潘·古什尼尔等都在贫农中向分配了没收富农和地主的土地。敌人疯狂起来了，打死毕西里和吉莫菲依，以及米罗什尼琴科的孩子。那些无辜的、维护伟大的人民真理的人们流出了自己的鲜血。

小说包括着许多真正戏剧性的和悲剧的篇幅。在一些最悲惨的时刻里，在一个苦难重大的乌克兰乡村的上空响彻着盲者安德里依科的歌曲中的几句话：

人的血——不是水，
不要让血白流。

“这是盲者安德里依科恳求睁眼人要成为不让人血白流的人们：大概，血不是无味的。水是无形不在，它既在云上，也在草上，既在湖里，也在井里，而血则是在大地上，先是父亲和孩子的生命，是温柔的处女的红颜，是青年人的勇敢的闪耀的眼光，先是罪人的功德，是孩子的温柔的微笑。”

作者以极大的诗人的热情描写了故乡乌克兰，它的丰盛的自然界，它的辽阔的地方，在战斗中夺回的亟期待着和平日子的土地。“大地上是一片九月里的寂静。整个村落是空洞醉了，笼罩在村舍屋顶上的蓝色显得如此深沉而厚实。在每一家村舍旁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暗色的向日葵的嫩枝，夜发出了调温的道路上的泥土味，成熟了的果园味和草木的涩味。偶而有睡意朦胧的云雀尖叫声，或者是被露水打湿了的苹果去颤动的声音掉下来而发出了拍拍之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像甜蜜的

第三十九讲

梦境一般，扶着窗叶子的向日葵，向东方伸出了沉甸甸的胳膊，像妇女那样摸索着沉入了甜蜜睡乡中的幼小的向日葵的头。

甚至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战争，毁灭人性的罪恶在最后的疯狂挣扎中还在企图使人血流域江河，有着高深学识和深刻仇恨的人在像乞丐似地乞讨着，在外国外人是金钱和武器，为的是“要把吊在刑架的大地绞死。”

但是尽管拿武器的想致人于死地的敌人的一切努力，生活还是继续地发展着。

小说的最成功的形象之一是中心主人公斯维里德·米罗什内琴科的形象，他过去是“珍珠”远洋舰上的一名水兵。这是一位贫农领袖，是一个聪明的、真诚的、强健的和美貌的人。他对敌人是冷酷的，但是对那些应当给予帮助的人则又是无限的仁慈和同情。

一个从前的教师达尼洛·色道普里高拉的命运是很有趣的。他迷恋于民族主义者的瑞典，与彼得柳拉这类人有染。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遭到了完全的破产。他认识到了革命的正义性，于是心地忏悔，就转回家去了。苏维埃政权宽恕了他，他在家见到了心爱的妻子卡丽雅和在他离家时刚出生的女儿。色托普里高拉可以能够恢复名誉，共产党员涅依维埃尔起了很大的作用，卡丽雅过去曾爱过他。但是她当时不可靠地生活的伟大目的。

但是就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涅依维埃尔受了重伤，达尼洛·色道普里高拉和卡丽雅看到了浑身是血的涅依维埃尔，战士们把他抬进在车上。这时作者就描述了最重要的和有趣的思想：“他的默无声息，好像送葬回来似的。五痨骨到了墓中，默无声息想起了关于以往经历和回忆的沉痛哀愁。在早晨的时候，他的新思想还是很轻松愉快的，好像在晴朗的天空中漂浮着的

早晨的云，而现在它们就像冰块一样压在她的心里。瘦得皮包骨的人的血迹从车上落到路上，浸透了她的内心，染红了她的道路。如果一个人能了解到有谁正为着他的生活而付出鲜血（或是新生的母亲，或是给别人手术而受苦的父亲，或是对自己勇敢、更勇敢的不知名的朋友），那么，对他来说永远是可怕的。许多人都尽力不想这一类，粉饰她的真理与此无关，因而他们无论在众人的眼中，或是在自己的眼中都将成为很拙劣、很渺小”。

生活的真理打开了米丽雅和达尼洛的眼睛，使他们真正看到了人的功绩，看到了生活的目的。这种真理也就迫使从前的贫农苏普林·菲柳卡同富农割断了关系。这种真理也决定了乌克兰人民在内战中的普遍胜利。

但还不是所有的敌人都被勾勒了；不再有非叛军，也还没有都放下武器。富农——先手西地卡尔和瓦尔热克——还在四处活动，逃亡国外的叛徒及其主子们还在计划着新的战争。

读者关于自己说道：她想在自己故乡的大地上看到“她以描绘的繁榮”和人道的永不尽的幸福”，她想“在自己故乡的大地上看到永不消失的太阳的光辉，而不是致命的可恨的原子弹的分裂”，她不想“在我的时代去忘却没有的想热情、没有深刻史诗意味和明朗抒情诗意的作家的语言”。

M·斯捷里马赫的这一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卫斯具有上述的一切艺术上的优点，由于创作了这部小说，斯捷里马赫便为争取生活的共产主义改造和为使人类“繁榮和有人道的永不尽的幸福”的斗争的事业，作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近年来的一部最优秀的、具有打动人心魄的力量的、描写革命英雄的主题的作品。

十月革命中的普通革命者们，创造者和参加者的革命事

第三十九讲

业的一个部分中的命运——一个西伯利亚的小城——乃是B·科热夫尼科夫的长篇小说迎接朝霞的主题。在偏远的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在那刺人肌肤的雪堆上面，一些不知疲倦的列宁主义者的正在完成革命并开始创立新社会。

小说的叙述是从一个十岁的男孩季马·萨坡日科夫开始的。他的父母在过去是政治流刑者，现在都参加了革命斗争。作者很好地表达了时代的特色，利用了新的、在艺术品中还没有被人采用过的材料。

特别有趣的是叙述在十月革命以前时期和在革命启机年中的俄国和中国采金工人的长期的牢固的友谊。

尽管人们对描写过去主题的作品怀着高度景仰，但不能不指出的是读者在更大程度上所殷切盼望的乃是描写现时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作品。卫因如此，所以在读者讨论会上大家便非常注意于尼古拉也娃的长篇小说征途中的战斗。

读者和批评界对这个作品所表示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有一些人完全不喜欢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因而给予了它以高度的评价。

作者把这个长篇小说的情节的发生时间准确地确定为1953年。作者的主要成就是他制造了许多表现着正确的和错误的行为路线的苏维埃人们的典型形象。一个巨型的拖拉机厂的总工程师巴甫列夫便是这样的典型之一——他是一个聪明、精干和勇敢的人。巴甫列夫很清楚地看到必须坚决地实行工厂的改革，以便不再生产出人所熟知的质量低的产品。

巴甫列夫从事业的利益出发，冒风险，怀着恐惧的心情开始了技术过程的改革。他这样做是和工厂的厂长瓦尔西列的意志相违背的，瓦尔西列关心的仅仅是完成计划。

瓦尔西列也是一个庸碌的，而是二个具有恶毒力的

和凶恶的人，但是她表现出了对人的恭维奉承和为生意人、政客们追求个人私利者说真话的那些财商。权利使他陷入无原则性的游戏中。他的主要事情就是向上级机关汇报完成计划和成绩的报告。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代价是什么，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后来都弄清楚了——瓦尔周是搞不成功的。瓦尔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拿破仑，梦想有朝一日会坐在部长的圈椅上。完全可以理解，他甚至是不愿意听取巴希列夫为了进一步改善拖拉机的质量而暂时减少它的出产量的请求的。

这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物的矛盾就产生了充满着紧张情节的冲突。由于在起初的时候巴希列夫是一个人单干，没有依靠集体和党组织，因此他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不久在后来，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事情就有了变化了。瓦尔周和拥护他的省委书记布里金——一个知识浅薄和才具碌碌的人——都被揭露出来了。

依着令人信服地指出，像瓦尔周和布里金这样的人只有在个人崇拜的条件下才站得住，这时列宁的党的生活的准则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破坏了的。

在这个长篇小说里很清晰地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情节线索，一个有关人民的生活，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的生活的线索。遗憾的是这两个线索不是经常都有机地配合着的，这样就在材料的组织上发生了结构松弛的现象。

长篇小说叙述中的战斗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总的来说，是写得很有趣的，它提出了国家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帮助了人们去克服不良的主观作风。

现代苏维埃抒情诗中的最大的成就之一，可以说是B.R.卢高夫斯基的诗集旦旦，诗人于1957年逝世，这是他最后的遗著。也和许多其他的苏维埃诗人一样，卢高夫斯基是在十月革命中

第三十九讲

诞生的：“十月革命使我的全部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诗人承认说——使我在这时代的大风里急喘着，因此从那时起，对我说来，‘风’这个字在我的诗中就成为了革命，即用不倦的，欢乐的和朝气勃勃的力量永远前进的同义语了”。

这种朝气勃勃、欢欣鼓舞和具有力量的感觉充满了卢高夫斯基的整个创作里。这个创作描写的是这样一些主题：如生活、死亡、斗争和爱情，劳动和创造，自然和人对它的关系等。这些主题永远都是新颖的。

心

世界的青春

你在胸膛里跳动着。

真正的幸福

就是永远向前进！

卢高夫斯基的诗勇敢地号召人们前进，号召人们去进行斗争，见义勇为。难怪他的诗篇的主人公首先是一些浪漫主义的。他们永远是年轻的。诗人也揭示了他代的精神世界。他的忠贞于爱情和友谊——诗篇或叫知道的她。他们没有忘记战斗的青春——诗篇爱迪普斯王。他们尽情地看美丽的事物五为大体斗争的人们。

A·苏尔科夫为建立各民族之间友谊而写了诗集东方与西方（1957）。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诗集是特别有趣的，在那里，作者曾以和平及友谊的使者的身份进行过访问。

诗人首先欢欣鼓舞地谈到了过去很著名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即在现在，当黄河在龙门缺口的时候，就会使和平的良田有遭受灾害的危险。但是中国农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这个在近几年中曾给带来灾害的强大河流，将会最后很快地驯服起来。

纵使黄河，
——自古天成。
——从已往的世纪到现在，
都在龙力决口。

但是工程师的出发
到光的陡峭的激流处去进行勘查。
勘探者和党组书记，
不论在下雨和刮风都和工程师一起，
沿着峡谷，沿着那双暗色的陡坡
向火山从地里喷出玄武岩的地方前进。
祖国——母亲，
用理智、钢铁和水流
委派那无边地热爱生活的年青人
要他们去驯服那疯狂的自然力。

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为国家默默地使她富强、先进，使全国人民都富足康乐。但是敌人不给人民以安宁，而是制造着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人民在劳动的时候也不放下武器。

——战斗勇士的劳动者，
在河上和秋天空里眺望着。

但是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人离开他的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共产党领导下正向前迈进着：

这个具有自豪心的人民，
在暴风雨前永远不会低头。
他能胜任，
他的伟大工农的重担。
由于勇敢、有力和顽强。

第三十九讲

她走上了老大哥，
和苏联人民一起，
在通向共同目标的大道上迈进。

在诗篇人民之心黑诗人群体地谈到了苏联的伟大朋友人民
中国

在眼泪和鲜血的海洋上，
人民一英雄克服障碍，勇往向前，
在五千年之后，她带来了
一个活生生的年青的心。
她勇敢地向前推进，
而不去长期的睡眠中沉醉。
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呵，当这个人民
和我的伴侣地走向伟大的明天！——

她的关于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的现代印度的诗篇，也是
很有趣的。

正如人们不久，前所说的那样，亚洲还没有觉醒，而灵魂
醒了，它的巨大躯体已经整个奋然而起了。先要为伟大的明天，
为社会主义而迎头跃进。当读者阅读了 A·苏尔科夫根据自己
访问中国和印度所得到的个人的印象而写成的诗篇之后，他内
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还一直前地
向前发展着，因此任何修正主义的烟幕要想蒙住直读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見党的成就；看不见党的鼓舞着人们为社会
主义而斗争的光明的形象和正确的思想，都是不可能的。

3. 反对文艺理论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

最近无论在苏联或者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都特别加强了反对

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是一切社会思想领域包括文艺理论领域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进步力量，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也都应同修正主义进行着紧张的斗争。

如所周知，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反对以下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关于导源于阶级斗争且决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学说；关于国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的学说以及关于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和指导力量的学说和其他一些主要原理。

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主要论点，大家知道，在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露骨。但是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经常看到修正主义者的言论。

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是在哪一方和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在这方面，这些观点将导致什么呢？

例如，法国理论家 A·列菲弗尔曾在若干年前发表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写的一本书美学引论，而不久以前又刊布了新的着作可辨列宁的思想。在这一个著作中他宣称，现代教条主义，如他所说的——“日丹诺夫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遗留给人们以完善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著作。因此，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创造。

但是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则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翻者，——波兰哲学家 J·柯拉戈夫斯基，——载在波兰新文化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美的和不真美的理解一文却指责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J·戈林丘尔德更进一步地指责了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这对于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主要的祸根。

波兰修正主义者 P·齐默尔在波兰杂志哲学思想上那

第三十九讲

发表的论文关于日丹诺夫的艺术反映论中就依靠了这一切的论点。美苏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作斗争，作者当然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他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否认党的教育和认识作用，否认它的人民性、现实主义和真实性，而且说道，艺术的价值不是在于带有这些物质，而仅仅是在于它所引起的必要的真理性。按照 P·齐默尔的观察，艺术的社会功能、目的和任务乃是“创造社会中的理性形象和道德判断”。最后作者就走上了颓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艺术观，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大多数的修正主义者，不论他是美国作家，苏联哥阿尔德·该斯特也好，或是波兰批评家 J·柯特也好，他们都是攻击苏维埃大学，把一切罪名都加在党的头上，否认党有任何功绩。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引起了修正主义者的抵抗，而如果没有这个原则的话，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将是不可想像的。他们责备苏维埃作家们说，他们“奉党命”而写成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文明以要攻击苏维埃大学，这首先乃是他们的打标宣布说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所建立的新大学是全盘错误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也都力图这样做。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修正主义者的那发表的言论，其目的都在于压制自己国家里的进步作家们的活动。无怪乎 A·列普胡尔的取消主义的论文的名称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思想”了。

早在 1956 年，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就从中国、波兰、德国、罗马尼亚、捷克、保加利亚等国的批评家和作家方面遭到了有力的反驳。苏联艺术活动家的出面反对了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演说，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1957 年 5 月 13 日）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揭露修正主义者企图向全世界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